

池莉经典文集

看麦娘

池莉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池莉经典文集

看麦娘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看麦娘/池莉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10. 11

(池莉经典文集)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049 - 9

I. ①看… II. ①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9188 号

池莉经典文集

看麦娘

KANMAINIANG

池 莉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
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:www. bph. com. cn

新 经 典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发 行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北 京 汇 林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850 × 1168 32 开本 12. 75 印张 280 千字
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049 - 9

I · 1021 定价:29. 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 - 58572393

自序

写作半辈子，苦苦思索近十年，笨拙的我，这才明确地发现：文学其实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故事。

这是我从去年到今年十几个月的日子里，第六次毙掉此前的自序，第七次重新提笔。冬日午后，是世上所有时间里最静肃的一段光阴。今天的静肃尤其令人眩晕，连头顶的云层也晕晕地荡开，忽然，强有力的阳光英雄般凯旋，覆盖大地的一瞬间是如此金光通透又静美无声。这样的冬日午后，也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然而对于我，一种神圣的悸动突如其来，仅此一刻的世界，它就成为了我的：一束巨大的光芒从苍穹缝隙里探照下来，偏偏就是要穿透我的身体。穿透，强烈而细密的震颤无法停息，直至我奔到书桌前写下我向自己索要了许多年的答案：文学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故事。

好了。我安静了。我明白了。我可以垂首静思与默默写作了。现在的人类实在庞大，可怜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裹挟，掷于人人同样的生活，而不管个人是否情愿。那些无数的千百年的被裹挟感和不情愿，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绝望——再不用多说什么。

揣摩绝望以及绝处逢生的可能性，这才是我写作根源的根源！

我不指望文学能够消灭或者创造什么，但我相信文学足以发现与发泄。发现与发泄大约是我们与绝望相处的最好方式了。一个人只要活着，就必须对付绝望；只要对付绝望，生命就会显露

真实与美的生动姿态；只要生命能够生动地真实与美，文学的可能性就会无穷无尽。

这套文选，应能证明我的写作。因此，我的选编特意以写作的年轮排序，每部小说题头还简略地附记了写作当时的情形；第九卷则选编了有别于小说的文字：散文、诗歌和文论；我想这些文字多少能够传达我的一种真实与立体。就这样，这套文选像一条河，静静流淌过来，由文字自己发出自己的絮语，诉说从前，诉说往后。

池莉

2009年12月2日 一个星期三的午后

目 录 · Contents

乌鸦之歌	1
看麦娘	64
有了快感你就喊	142
托尔斯泰围巾	237
金盏菊与兰花指	329
香烟灰	351
后记	397

《乌鸦之歌》记忆：1999年4月15日—2000年8月20日 写于汉口；首发于1999年第9期《上海文学》。每一个人都有家族史。每一个人的家族史都是个人记忆而非历史真实。正因为如此，个人的东西便变得深远与广阔，崭新与细腻，可以进入更多的个人心灵。

乌鸦之歌

1

——我虚构了这篇小说。我想坦率地承认我为什么虚构。不虚构就没有办法说实话。实话就像攀援植物，只有在别人的大树上，才能够开放自己的花朵。

我虚构这篇小说，只是为了送给自己一个梦幻，并以此怀念我那些早逝的亲人。我要与你说一些简单的话。不累人，不劳心的话。说出口就听得懂。就像那首《乌鸦之歌》。那么，从哪里说起呢？

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？——谁都没有完满的人生。谁心的最里面都有遗憾。这种遗憾不是那些平常的遗憾，也不是那些大大

小小的不如意，是一种很具体又很隐约的疼痛，是一种很模糊又很长久的难受，这遗憾想要倾诉却又无法倾诉，它轻于鸿毛却又重于泰山。人生携带着这种遗憾慢慢走过去，就像携带着自己缠绵的影子。纵然阳光再灿烂，蓦然惊回首的一瞬间，无意中睁大的瞳孔，流露出的总是一抹苍凉，这苍凉本身，就是那种遗憾。

我现在的努力，就是想寻找我的遗憾散落在什么地方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。许多人做过。现在轮到我了。人生不是你自己可以驾驭的。到了什么时候该是什么状态，你就是什么状态。不要自以为是，轻视别人的过程。简单的事情才是你永远逃避不了的事情。简单才纯粹，纯粹才永恒。

我想像狗一样，自己舔自己的伤口。

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得到。

2

我曾经有过一个妹妹，在 60 年代的大饥荒中，她死在了我手足无措的怀抱里。我说不准那是 1960 年，还是 1961 年，还是 1962 年。我说不准她有多大，一岁？两岁？或者三岁？因为我自己也很小，小到好像应该记不住什么事情的程度。但是我记住了妹妹的死。

我记得那是一天清早，和我睡在一个被窝里的妹妹惊醒了我。她尖尖的小手抓痛了我的不知什么地方。我们的床上没有大人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一般有大人的话，我就会夸张地尖叫和向大人告状。一旦没有大人，孩子在瞬间就变成了大人。我没有去顾及自己的疼痛，首先感觉到的是妹妹的异常。妹妹的抓挠动作

十分异常，失去了主体控制，盲目又凶狠。我的妹妹，好像她还不会走路，瘦小得跟被遗弃的小猫一样。

那个清早，在灰白色的光线里，她使劲地抓挠着我。她浑身都在抽搐。她的小手小得不像是手，是小爪子，又尖又苍白，又紧急又绝望。我被妹妹的样子吓坏了。我觉得她是生了急病了。我哭起来。我一再地试图把她搂进自己的怀里。我记得我曾经大声地叫喊过。外公，外婆，妈妈，爸爸，大姨，三姨，小璺姨婆，连福姨婆，六姨，七姨，甚至五姨和舅舅，我都呼喊过。我的呼喊没有回音。

那是在我外公的家里。我外公的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幢豪宅。它有前后两进，有楼上楼下，有天井和厅堂，有一排一排的厢房。厨房在最后面。厨房出去是一个很大的园子。园子里有花草树木。有一口小池塘。池塘旁边有一畦一畦的蔬菜。老垂柳下面有一块可以当板凳坐的磨刀石。园子里还有一个自家的厕所。厕所有木板门和竹编门帘，风经常把它们吹得咣咣响。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卧室里头的呼喊穿透不了这幢屋子。

总之，那个时刻没有大人出现。大人经常不在我们孩子的世界里，尤其是当孩子需要他们的时候。大人和大宅子对于孩子来说都太复杂，我从来不敢也不会去探究他们。我慌乱之极。我妹妹在我的怀里抽搐着，挣扎着，衣服扣子全扯开了。她隆起的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见，肋骨和肋骨之间是深深的凹陷。她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小人儿。我使劲去扣妹妹衣服的纽扣。我的手一再试图握住她的小手。她的手是垂死挣扎的小动物。我捉不住它。我一边哭泣着。

我们两个小孩子在清晨灰白色的光线里滚作一团，枕头掉到

地上。妹妹死盯着窗台。窗台上有一只洋铁皮子的饼干盒。我忽然明白了。妹妹是饿极了。我赶紧扑将过去，将饼干盒拿过来，给了妹妹。妹妹拍打着饼干盒，竭尽全力地吐出了一个字：吃！这是在我的记忆里她人生唯一的一句格外清晰的话语。她说“吃”的时候，是那么热切地望着我，眼里充满近乎讨好的微笑。

可是，没有吃的。这是一只空洞的饼干盒。我们家的大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装进去饼干了。盒子上画的是一个骑着马的洋人。这个洋人曾经很神气，马鞍是金闪闪的，他的头发也是金闪闪的，眼睛是碧蓝的，斗篷上镶着繁复华丽的花边。当我跪在妹妹身边拼命拍打和摇晃这只饼干盒的时候，它上面的图案已经斑斑驳驳。在妹妹饿死的这一天清早，我和妹妹愤怒的指甲彻底摧毁了这个洋人。最后，我还是撬开了饼干盒的盖子，从饼干盒里倒出了若有若无的饼干渣，认真地填进了妹妹的小嘴里。妹妹失望了。她的眼帘难过地垂下了。肥皂泡一样的唾沫从妹妹嘴里涌了出来。我用床单替她擦掉唾沫。她却接着涌出了更多的唾沫，还有痰，多得我无法擦掉和制止。

大人们在哪里！妹妹的小手渐渐地安静了下来。我把它握在了手里。我发现它渐渐地冰凉着。揣在我的怀里也温暖不了它。大人在哪里！为什么大人总是在孩子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在。而当孩子不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出现！

我的记忆之链在这里断掉了。

后面的一些片断是零碎的。我母亲在发疯地哭号。她不能动弹，她躺在床上，一条腿裹满了白色绷带，被架在空中，支架上还吊着一只很大的秤砣。她生病了。

外婆和家里的其他女人都在哀哭。一边哀哭一边照样做家务

事情，这样就使得她们的哀哭很像在哼小调。

我外公在园子里做木工活。他在给我的妹妹打造棺材。我妹妹穿着枣红色小花朵新棉衣，躺在一块从门上卸下来的门板上。他们把她放在大厅的一侧。外公用锅灰抹黑了她的小脸。据说小孩子的脸被抹黑了，她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这样对于其他的孩子比较安全。否则，她人小不懂事，莽莽撞撞地跑回来跟大家亲热。鬼的亲热凡人就受不了了。

最后的记忆片断是我外公把装着妹妹的小棺材扛在肩上，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大门，他的手里还提着一只铁锹。邻居的几个小孩子鬼鬼祟祟地靠近我，问我你们家出了什么事情？我记得我说：我妹妹死了。我还记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冷静。我记得街道上的青石板泛着柔和的光，屋檐下的雕花板上有几只麻雀在跳跃，对面邻居家的衣服就晒在我们家大门口的场子上，三只脚的竹子架杪颜色醉红醉红，上面有一个洞眼，是春天里一只顽强的黄蜂钻出来的。这一切都为我的记忆证明着：我说过我的妹妹死了。说得很冷静。

木匠的儿子用正在变声的公鸭嗓子严肃地告诉我们：死了就是不能活了。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3

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似乎放下了我妹妹。似乎是忘记了这件事情或者说忽略了这件事情。特别是后来看到了许多文字记载，说是我国60年代的大饥荒，饿死了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的人。我把年幼的妹妹放到国家的一个统计数字里面去，她就显示

不出什么来了。个体总是可以令人触目惊心，而整体总是可以把一切大而化之。在不短的时间里，我习惯蜷缩于整体之中。蜷缩于统计数目之中。比如我是一个女性，而不是一个女人。

可是，忽然有那么一天，妹妹出现了。那是我成年以后。有一次我在商店里购物，买了一件盒装曲奇饼。在我挑选商品的时候，在售货员将曲奇饼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都一如平常。可是当我抱起那盒曲奇饼，我的体内突然升起了寒战：我挑选的是一只金属点心盒，它上面的图案是一个神气的洋人在骑马。他金发碧眼，披着斗篷，全身装饰得金碧辉煌。我是在无意中挑选上这只点心盒的。货架上的盒装点心有几十个花色品种，我选来选去，最后选定的就是这只点心盒。这只点心盒从货架上脱离出来之后，迎着我飘移过来，直到占满我的全部视线。当我的手指一触及到点心盒蓦然产生冰凉的金属感，我便一下子回到了60年代的那个清晨。我是多么急于把这只装满了奶油曲奇饼的点心盒送到我妹妹面前。此时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点心盒使我深刻地感到从前我的无力。我慌张起来。

我快步离开了商店，没有等候售货员的找零，因为我不可遏制的热泪已经充满了眼眶。售货员赶到商店门口，在我的身后高声叫道：同志——你的钱。我觉得售货员的声音发生在另外的时间，既微弱又隔膜，我根本不用接茬。一时间我回不了头。我在滑翔。我已经滑翔到了60年代。80年代的泪水一发不可收拾，源源不断地朝着60年代垂落。我的妹妹在死去二十多年以后附在一只点心盒上回到了我的身边。

我把曲奇饼点心盒放在窗台上。把盒盖松松地搭在盒子上面。直到来年的春雨打湿了我的窗台，曲奇饼发霉了，我才把它

们处理掉。至此，我才明白，妹妹已经不再饥饿，她不再要吃点心。只是她要提醒我，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。

妹妹就在我的生活里面。多少年来，我对于食物有一种高度自觉的珍惜。现在，在我的家里，谁要是不把碗里的米粒彻底吃干净，我就会不高兴，我就会很招人生厌地背诵古人的诗句：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我家里的大人和小孩子都嘲笑这种简单的诗歌，我不嘲笑。如果它不简单明了就流传不到今天。简单之美不是人人都能够欣赏得了的。我家里有人书读得很多，这不说明任何问题，许多人书读得越多越复杂越矫情。我之所以引用诗句，是要回避谈论我妹妹的死。诗句更抽象。餐桌上的剩菜我决不轻易地倒掉，我会一餐接着一餐地把它吃干净。我绝对地容忍不了饕餮者。有一次我出访，有幸见到了一个据说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。可是在不止一次的宴会上，我发现这位小说家是一个饕餮之徒。其吃进食物的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了其身体的需要。这样的人再著名，我也会十分地蔑视和厌恶。肯定没有作家会想到一个作家的吃态也会影响其作品的销售量。宴会是我永远的愁。巨大的浪费常常使我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我会突兀地沉下脸来，呆坐着，不再伸箸。我也知道什么叫做入乡随俗。一般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扫大家的吃兴。但是总有少数时候怎么也克制不了。每当这些时候，只有一个念头顽强地盘旋在我的脑子里：如果不是这样的浪费，世界上有许多孩子就不会饿死。无疑，我这是刻舟求剑，是没有多少道理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永远有人大吃大喝，也永远有人因为饥饿而死。如果没有人忍受过饥饿，就永远不会有人热爱吃喝。可是我的感情上就是过不去。我的妹妹毫无痕迹地潜伏在我的身体里，左右着我的世界观，使我

这个人有时候傻兮兮的不开窍。而我自己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当然很愿意自己随随和和，泼泼辣辣，容易成为别人的朋友。

我的妹妹才活了一两年或者两三年，总之，她很短促。可我发现，在事实上，她一直活着。一个生命是不容易消亡的。因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妹妹也就活着。只是她摒弃了肉体的新陈代谢过程，不要吃饭和排泄。她活跃在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里，就在肉体世界的另一面，与我如隔窗纸。

现在我懂得该怎么做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去厨房找一点吃的东西给我的妹妹，或者喂她喝一点糖盐水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奔跑出去，把大人们叫回来，不管他们在哪里。无论如何，我应该抢救妹妹。我应该吸出堵塞在她呼吸道里的痰。口对口地吸痰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。可是，一切都不曾有人教过我。在最近的电视里，我看见一只母豹子把她很小的孩子带出去。她把猎物从树丛里追赶出来，让自己的小豹子去捕猎。她还故意把小豹子推下山坡，要求它自己爬上来。小豹子一次又一次地跌倒，细弱的四肢因为要使出过分的力量而颤抖。看上去小豹子是那么可怜。但是最后，小豹子会变得非常矫健。母豹子是对的。当孩子幼小的时候，她的天职就是训练自己的孩子。人类在这一点上不如动物，许多母亲都在忙于别的很多事情，她们的压力太大了。母豹子就不会受到别的压力。现在想想都怕人，已经是 20 世纪 60 年代，在一个大城市里，一个大家庭里面饿死了一个最小的孩子。怎么就会让一个幼儿严重地营养不良呢？怎么就能够让她活活地饿死呢？

现在懂了又怎么着呢？一切都没有用了。妹妹已经死了。

令人不安的是，死亡不是一种完全的消失。妹妹从来就没有

远离。外公在她脸上抹再厚的锅灰也不管用。现在她是一个精灵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至。我时时刻刻感觉得到她，不管我是否愿意，她时时刻刻都在我的潜意识之中，而我的感觉和歉意她却无法知晓。或者说是我以为她无法知晓。或者说她无法使我感知她是否知晓。反正对于我来说，结果都一样，生者活着，死者就活者。我的不安将一生一世。

4

再说我的外公吧。

是我妹妹的遁身凸现出了我的外公。

从我妹妹消失于人群的那一刻起，我外公就从人群中凸现了出来，朝我凸现了出来。那一天我们家的大人基本上都在哀哭。我的外公没有哭。他与众不同。他做实际的事情。他把一间房门的门板卸了下来，用两只长条凳子搭成一张铺。他为妹妹穿上新衣服。他把妹妹抱到铺板上躺下。他用菜油调和锅灰。他为妹妹把脸抹黑，就像化妆。

我与别人家的小孩子一道，攀在我家后门的门框边，一只脚里一只脚外，一连几个小时地看着外公给妹妹张罗。外公的脸色冰冻着。我不敢和他说话。我光是掺和在邻居家的孩子中间，偷眼看着外公。外公扎着高高的绑腿，不知从哪儿扛来了木料。他用锯子锯木头，呼呼地有节奏地响，锯末子纷纷洒落，散发出松木的香气，就像舅舅拉二胡时候发出的松香。外公用这种有香气的木头给妹妹做了一副棺材。他不慌不忙地做着木工活，很细致地弹墨线。外公使我有一种依靠感和充实感。长久的哀哭使我空

虚。我相信外公可以做出一副很好的很舒服的棺材。

我有一点骄傲地对着邻居小孩子们的耳朵说：你们看着，我外公肯定能够做出很好的棺材。

孩子中总有嫉妒我的，他们悄声回敬我说：那可不一定。你外公不是木匠。

我说：不是木匠有什么关系？

木匠的儿子权威地说：不是木匠就做不好棺材。

我说：那就等着看！

孩子们说：那就等着看吧！

我们就这样等着，攀在门框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。外婆她们一边抽泣一边走着，做饭，洗菜，给座钟上劲。爸爸在房间，安慰妈妈。安慰完了就走了，去他的单位做他的工作，他总是很忙。我生怕我的外公做不好妹妹的棺材。后来的结果是我外公做好了棺材。他做得很好。做完之后，木匠出现了。木匠歉意地说：我来晚了，我能够帮什么忙吗？我的外公摇头。木匠绕着棺材走了一圈，他用巴掌四面拍了拍棺材，发出一种嘭嘭的健康的声音。木匠说：好！做得好！您可以当我的师傅。

外公还是没有答理这个饶舌的木匠。木匠一定发现自己过于饱满的兴致不合时宜，便讪讪地退在一旁。木匠一般都比较聪明。而我的外公得到了木匠的佩服。

我用含着悲伤的胜利眼神扫视周围的孩子。木匠的儿子飞快地溜了。其他孩子对我很服气。我的胜利来源于我的外公。我的外公没有辜负我的信赖。我认为外公的确是很了不起。我的视线不再离开他。我目送外公扛着棺材走出街道。他一只手里拎着铁锹，锹刃的寒光一闪又一闪，渐行渐远。居委会的太婆照例检查

了我们家。她手里拿着一块值日的木牌子，在我们家转了一圈，照例说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话：灶门口扫干净，水缸挑满，沙袋子准备好。不过她的声音显然有所哀悼。我的妹妹都饿死了，她们每天都还说这么几句空泛的话。我外婆与她点了点头。居委会的太婆消失在街道上。这是我的街道，我在等我的外公。

我坐在我的家门口，等候着外公回来。不知等待了多久，他的身影才出现在老远的街道那一端。我从屋檐下站了起来，迎着他走过去。我走得犹豫而且羞涩。那边过来的就是外公一个人，提着那把孤零零的铁锹。街道两侧的屋顶在他的身后交错着，干枯虬结的树枝阴森地挺立在黑色屋脊后面。外公就是从那样的街道上走了过来，肩上没有了棺材，只有一把铁锹。这边迎过去的就是我一个人。我知道我的妹妹被外公埋葬了。他也不知道他埋葬了我的妹妹。就在那同一个时刻，同一条街道上，我们心里有着同样的痛楚，并且同时都知道对方心里有什么。

我们一老一少就这么穿越街道，走向对方。有雾霭在街道上游动。邻居的家门一扇紧连着一扇，模糊不清。只有间或传出的叹息和啜泣与雾霭一道缭绕在我们身旁。对于年幼的我来说，此前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庞然大物：街道，城市，树木，天空，邻居，包括我们家里所有的大人。大人是同一种东西。他们终日忙忙碌碌。他们喜欢唉声叹气。他们在夜晚背着孩子们窃窃私语，仿佛每天都有重大的事情需要商议，实际上还是一年四季，春去冬来，日出日落。只有我外公从这个庞然大物里走了出来。他明晰地朝我走了过来。我开始奔跑。跑到中途，我的小腿发颤起来。我渴望抚慰与倾诉，又羞于抚慰和倾诉。外公是一个大人，而我是一个孩子。我的人生里没有类似的经验支持